

軟弱過犯的人漸增

人都有軟弱，總要彼此接納；
但在教會中不可讓「彼此的接納」成為「酵」。

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？在時代變遷中，教會開放很多；參與聖工的信徒中，有軟弱過犯的人也漸增。人都有軟弱，總要彼此接納；但在教會中不可讓「彼此的接納」成為「酵」。這件事情需要用心的思考。

剪影

人犯罪之後，因罪惡感加增，有些人就尋求宗教的慰藉，好像要彌補心裡的創痛。在教會中，也有人為了掩飾自己心裡的痛，很樂意的去幫忙事工；有時候就因為這樣的熱忱，被弟兄姊妹們肯定，在教會人員更替的時候，就很容易被推薦出來。當被問及是否有保守道理、聖潔等的問題時，常敷衍帶過、不誠實，或被教導不要說就好了。其實，心中的不安，神是知道的。

接任聖工之後，一方面心裡戰「兢」，一方面自覺被大家器重，好像是神赦免他了，所以更努力參與服事，也常用服事的成果來代表神的同在，來安慰自己是配得的。一段年日之後，發現自己並沒有被神處罰，就以神的慈愛為背書，漸漸認為自己已經走過那段路而得以救贖。爾後若是看到軟弱過犯的人，就以自己一點點的經驗作依據，直接勉勵他人。就這樣週而復始，一個接一個，加上社會上道德的淡化，至今已有人覺得犯罪沒關係，懂得悔改就好了。這個變化，使比較單純保守的人，或比較注重道理修養的人，漸漸退出聖工行列。至今，從小信主，經過宗教教育的人，在聖工行列上有幾個?!在領導幹部中，後來信主的人漸增，而這些人中，不少也是「意見領袖」。此時，整個教會的特質就受了很大的打擊。

檢討

即使在靈修上，有比較成熟的例子，但也很難把箇中的心路歷程，即所謂的「付出代價的掙扎與熬煉」說清楚；大家對這樣的事覺得很難面對。因此，遇到了軟弱、過犯的信徒，就表面上勉勵幾句，接著就自求多福了。似乎端看個人的機遇好壞，如果能漸漸累積一些經驗，越來越完整的把這類的體驗講出來，這在屬靈團體的造就上，必有其正面的益處。

有此癥結下，靈修操練的共同經驗，不復存在。人就片面的傾向用「成果」來衡量自己，以為用自己最大的力量，把工作完成這就對了。此時，有什麼需要互相提醒、勉勵的事，就很難提出來，因為有一個被完成的成果擺在那裡啊！「人家就做得那麼好，你講什麼講呢？」於是服事中的意義，為什麼稱為「聖工」的觀念，就通通被改變。你會不會發現，這時候有點像「用外在的成果，慢慢的毀壞教會的保障了。」但「成果」，一定是聖工嗎？



又在這樣的人中，有一些因為他的熱忱、他的積極、他的能力被肯定，當面臨要處理同樣陷入軟弱過犯的人時，就更難提出來了。一講起很快就被「誰沒有犯過錯？」這樣一句話封殺，因為有些人已是聖職人員，已是……。把工作做好就可以了嗎？已有犯罪的事，能夠全然的面對神的旨意嗎？或在教會中漸漸以人的方法服事了呢？



◀所以今天不難看到：工作成果很多，但信仰的造就很少，在這樣趨勢下教會也漸漸浮躁。今天不得不攤開這問題，求主保守。

軟弱過犯的人漸增，好像漸漸擴散在許多層面。若不能及時建立靈修的引導，恐怕漸漸惹動神的憤怒。工作人員背後隱藏著一些污穢，卻用成果自我陶醉、美化其名，最後必然成為——工作成果很多，但信仰的造就很少。在這樣的趨勢下，信仰也漸漸浮躁。

如何面對

為了關懷，給人再一次的機會，如主憐憫人的心腸。所以接納軟弱過犯的人，這是學習著：求主饒恕我的心。既是學習，就不可忘記，靜觀結局，作必要的調整，也不要急著用一次的經驗代表全部，或者可因一些經驗，我們放膽做更多方面的思考。總是要做醒，絕對保守為主、為教會的心。

會幕中關於赦罪的應許：從銅祭壇到洗濯盆到施恩座有三個階段，到施恩座這裡，有兩個基路伯在施恩座的兩頭，用這兩個基路伯面對面，臉向著施恩座。「面對面向著施恩座」這句話，這個肢體語言，所要說明的是什麼？當你跟一個人靜靜的面對面，看著同一個地方，這有什麼涵義？

當看到「施恩座」原意是蔽罪之地，又看到保羅在軟弱中的體驗，或看到耶穌為世人的罪，

被釘死在十字架上，被舉起來那時候的意義，我們的心就流露出一股悸動。原來神願意，神堅定沉著的在等待（面對面向著施恩座），等待著看到祂樂意流血，赦免我們的罪後，在我們身上見證出來的權柄、榮耀。是啊！神為什麼願意赦免你的罪？沒有祂的旨意嗎？沒有祂要引導我們去發展的方向？去體會的意義嗎？一定有。那是什麼？在每個人身上的答案，各不相同，也不是一時就能知道。若能謙卑順服，接受這個操練，教會必能重拾靈修中的見證，在亂世中得復興。我們應切身的思考：面對面向著施恩座這句話，我們好似看到神在赦罪中的等待，好讓屬靈的心從身上發出而經歷聖靈的更新。

「獻祭、除酵」是面對軟弱過犯的人重要的原則和靈修的引導。教會是屬靈的團體，務必以靈修操練中的見證為首要。在經驗中，軟弱過犯的人，若能謙卑、順服，一直到底，必能成為靈修的見證，以滿足神在赦罪中的等待。

既是獻祭除酵，你用什麼作為祭物？神所要的是什麼？既是獻祭、除酵，能不擺在壇上，能不被火焚燒嗎？所有的過程都有一個共同點：「無我」。那麼你在軟弱過犯中為什麼還急著用成果維護自己？而在這裡有一個重要的主題：除



酵。所以在「獻祭」的過程中要很用心去追求，去思考得到的是什麼？即粉碎自己，完全不主張自己，以得聖靈的更新，讓赦罪的體驗在心裡有見證，而延展屬靈的服事。這是何謂「聖工」，觀念的開始。

築壇獻祭，求告耶和華的名，這是《創世記》中很典型的一句話，原來「祭壇」是《聖經》對禱告的第一個說明，在在的教導人，如何在禱告中追求更新。你跪下來禱告，就是一個祭壇，當然用祭壇的心站在其中，看到耶穌在壇上的工作，激發自己而抓住救贖，接受赦罪的爭戰。得平安後不忘自己本來的面貌，如獻平安祭中，要用有酵的餅（承認人在平安中，本來的狀況）以得主愛的激勵，不消滅聖靈的感動。如今軟弱過犯的人漸增，存在的地方也更廣，讓我們有更具體的事實，承認平安祭中這塊有酵的餅，以促使自己更願擺在祭壇上，更願意被火焚燒。勿忘：祭物不被火燒，則發臭，它雖擺在祭壇上，卻是污穢祭壇。勿忘：聖工的意義是靈性的更新，不是成果。

人都有軟弱，總要彼此接納。而我們今天迫切的責任是，在這個接納中，成為靈修的引導，免得在教會中發酵。

今天還不是完全的時代，而且在潮流的影響之下，道理的根基不如從前。保羅給腓立比的信中有句話：「到了什麼地步，就當照著什麼地步行。」（腓四 16），這話是對人的體貼，也成為得保守的必要。如果在道理的教訓裡面，沒有相當操練，你能有足夠的靈修來表達這個方式嗎？教會的服事處處都有靈戰的角落，尤其在關懷嚴重軟弱過犯的人上會更直接。在這場靈戰上，不是用道理的知識得勝，乃用靈修操練的見證，畢竟，靈修是教會中服事的基礎。沒有相當的靈修，硬要主張對這種人接納，此舉在靈戰中容易站不住腳步、漏洞百出，不宜作這主張。

大馬色亮光之前的保羅，你認為他是剛強的？還是很多軟弱、過犯的？那時的他用律法上

的義講，是完全無可指摘，而且他也很熱誠，很願意服事神，工作很積極，很有成果。每完成一件事，自己心裡也覺得是再一次為神熱心了。但大馬色亮光中的聲音是什麼？（你為什麼與我敵對！你為什麼用腳踢刺？）

大衛犯了許多罪，後來充滿懊悔，赤裸裸的對神。不再計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。像每忽然跑出來咒罵他，邊罵邊拿石頭砍他，把土揚起來。旁邊的元帥無法可忍，告訴大衛：容許我去把這死狗的頭砍下來吧！大衛說：容許他吧！或許是神差遣的。或許神看我受了這凌辱而施恩與我。示每有理嗎？但大衛卻這麼做，也藉著這麼做，而成為主導者，把自己引入神的操練中。

尼尼微人後來接受了約拿的禱告。從國王到老百姓，從人到牲畜很徹底的表達了對神的悔改，那幾乎是歷史上最全面、最徹底的悔改。他們這麼徹底的悔改，神會怎麼赦免有把握嗎？經上說：或者……，也未可知。完全沒把握的，今天如果這樣的事情在你身上，對那件事，你還願意做下去嗎？現在人的心，被物質潮流影響，變得很狹隘，都看不到一事情裡另外的層面了。

基督的心嚴而威、威而慈，恩威並存。關懷軟弱過犯的人，是效法基督的心，而這個心是從真理的訓悔中而得的。若不能有基督的心，在這種敏感問題的關懷上，還是保守一些。

結語

在歷史的事件中，都有軟弱過犯的人，但因神的主權存在，重新見證了「約」的恩典，而且在不同的背景裡，也呈現出不同時代的教訓與意義。

在早期的教會，因人心單純，環境純樸，這些軟弱過犯的人，便成為神公義的見證，而引導會眾更敬畏神。今天這樣子的人漸增，在屬靈團體中，又將造成怎樣的影響？相信，神也等待我們操練得更完全。

